

#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 ——管窥胡辛传记女性情感与艺术世界

郭敏秀

余光中先生曾戏称自己：“右手写诗，偶尔左手写散文，算是副产品。”左右手开弓，即便是副产品，却也引得散文巨擘梁实秋先生推崇十分，称其为“一时无两”，自是文坛佳话。以小说开始文学创作，以《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陈香梅传》、《蔷薇雨》等三次蝉联“女性文学奖”的胡辛，在2005年一举夺得“中国十大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项，这段佳话亦叫人称奇。她的传记著作只有五部：《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张爱玲传奇》）、《陈香梅传》、《彭友善传》和《网络妈妈》，畅销并长销着，历经岁月而不凋。胡辛以其生花的妙笔，为读者诠释着她心目中的历史与现实人物，诠释着她的传记理念。五部传记中，除《彭友善传》追述现代画家彭友善的艺术人生外，其余四部都是为女性立传之作，四位女性传主，或平凡或传奇，都寄托着胡辛独特的女性情感体验和女性生命探究。

### 一、残损情爱浓缩人生苍凉

关于爱情，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认为“爱欲（情欲和性欲）其实就被分开了的本质力求被恢复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但是，哈代却无情地指出：“呼唤的与被呼唤的永远难以相互应答。”于是，爱情的悲剧性质由此奠定，这远远不只是爱情的悲剧，生命也因此笼上沉沉的悲剧色彩。而叔本华是悲观到底的：“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人生很短，磨难很长。短暂的人生在对爱情的追求中，总免不了失魂落魄，最终归结到

爱情，亦或是人生尽头，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因此，爱情成为女性的“一种信仰，一种图腾，也是一种悲憾的局限”。这，大概是胡辛从几位女性传主人生和爱情中了悟的真谛再还原出传主苍凉又奇诡的人生吧。

张爱玲、章亚若、陈香梅，胡辛笔下的女传主，从古香古色的书香门第走出，家族的根基与时代的巧合，又令他们受到现代新文化甚或是西方文化的熏陶，旷世奇才、清高孤傲、独立自主，一旦遭遇爱情，这一切的美丽都烟消云散，只剩一份悲凉、苍凉、凄凉真实存在。

章亚若，这个兼具北国豪放与南方婉丽，勇敢却也不无柔弱的知识女性，豆蔻年华却成为寡妇，在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刻骨铭心的婚姻悲剧后，在爱神面前，又以飞蛾扑火的勇气和执着不顾一切，一错再错，最后，年轻的生命竟成为爱情的祭品，美丽的青春不过是宫廷恋的牺牲品。也许，在执子之手的那一刹那，她获得了一个男子的真爱，但是，为什么，在香消玉殒的瞬间，这个男子的心头想起“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的罪恶声音？也许，半个世纪后，这个男子弥留之际的呼唤诉说着真情，但是，这比起女子猝死时那美丽如瓷器的玉容给人的震撼，不是太过苍白？

张爱玲，是这样一个旷世才女，她以她的天才创造过上海沦陷区的奇迹，《金锁记》、《倾城之恋》、《十八春》，似乎，她对男性，无论遗少洋少，不管旧派新派，都已了然看透，她对情爱，似也悟透。但是，为什么，竟然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去亲历那千疮百孔的情爱。哪怕错爱的是一介文化汉奸，却仍然去做人家8次婚恋中的一段小小插曲。在本该热闹却只是冷清的除

夕夜,在有名无实的婚姻中,以其冰清玉洁的纯情痴守,去换负心汉的另觅新欢。而江南小镇的那次寻觅,将一身的高贵践踏成渺小、平庸,说出:“周与我,请你选择。”情何以堪?空留下苍凉的回答:“我尚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至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陈香梅,出身名门世家,历经战火磨难,她用一生实践着女性的独立自强,19岁成为中央社的第一位女记者,33岁新寡后奋斗不已,终成为走上美国政坛的第一位中国女性。多少辉煌、多少风光装点她的人生。但是,“韶华春梦百感牵”,她与陈纳德将军的那段短暂的婚恋,竟成为生命中的“一千个春天”,纵观她的人生历程,似乎是从幸福的童年春天掉进苦涩的战火冬季冲破重重障碍跃入美丽的一千个春天,而此后呢,虽然女性的独立和自强支撑她成功,但是,秋意阑珊,何况“琼楼高处愁如海,未必楼居便是仙”呢?

爱在彼时彼境,也许有过若风若云的缠绵浪漫,有过执子之手的誓言祈愿,有过云端飘飞的豪情意兴,但生命的代价无乃太恐怖,爱情萎谢后竟成高贵生命的一个至黑点,“至爱”失去后空余“天凉好个秋”,旷世奇女子,残缺的情爱,这份孤独、悲凉、苍凉和凄凉,难道不是人生悲剧的一个终极象喻么?何况,芸芸众生呢?

这些不露声色的描述中的感悟,是她的传记的特色,经得起咀嚼并耐人寻味。

## 二、女性目光关注女人形成

胡辛以小说创作登上文坛,“女人写,写女人”是其对自己小说创作的高度概括。同时,对米兰·昆德拉所言:也许小说家们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写一个主题(第一部小说的)及其变奏。她此后的创作便是最初的关于女人生命主题的“变奏”,对此,她亦深信不疑。确实,胡辛的传记创作也多是“女人写,写女人。”法国女作家西蒙·波伏娃曾经说过:“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胡辛,以其睿智的女性目光,在传记中解剖着女性形成的过程。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降生时刻的啼哭都是同样的嘹亮,面对这个混沌的世界,他们是同样的纯真空白、懵懂无知。社会、传统、文化,给予女性完全不同于男性的期待和压力,在成长的过程中,性别意识逐渐发展,女性最终被

形成。但是,受着东西文化的濡染,独立自强的女性,渴求着性的解放,东奔西撞,期待在这个男性统治的社会中撞开一扇门,找寻自己的一席之地。胡辛用了钦佩的眼光,给读者展现了19岁的陈香梅——中央社的第一位女记者;用了仰慕的眼光,描绘23岁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得意和孤傲;用了欣赏的眼光,叙述烽火岁月章亚若带领全家老小逃难的勇敢与担当。“如果女崽子永远是女崽子,不要出嫁,不要生儿育女,不要经历人世的沧桑该多好啊!”作者毫不掩饰她的赞赏,她的歆慕,她的惋惜和同情。作为自觉的女性主义探寻者,她必定期望这样的女崽子永远傲然独立、不受任何羁绊,永远清清爽爽、自自在在。没有爱情,没有婚姻,不要生儿育女,她们必定能站在那座独秀峰上,不到男人的伞下,不靠他人的庇护,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是,作为一名生活在当下社会中的女性,她的思考又是清醒和理性的:这世界除了女性就是男性,女性要独立,又能独立到哪去呢?何况,女人的天空,原本是异常低矮的。

于是,便有了妻性、母性的形成,在贤惠良淑的妻性、无私奉献的母性底价下,女性仿佛向独立解放迈出的小小一步,又半是无奈半是心甘情愿地退了回来。女性独立自强的理想看来并非异想天开,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社会、传统,将这些美好压得粉碎。“男人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而婚姻对于女性而言,是证明她生存之正当性的唯一理由。”波伏娃如是说,“婚姻对于男人和女人,一向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男人总是寻思“女人是衣裳”,而女人则总是将爱情视为她的全部,她的整个世界。如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章亚若情无反顾投入阴森可怖的宫廷恋,陈香梅为爱的春天抛弃女记者的事业,张爱玲为卑下滥情的文化汉奸痴守和寻觅,在爱情的名义下,她们折断了自己高贵的脊骨,却依旧苍凉。有人戏言“恋爱中的男女智商为零”,这话似乎特别适用于女性,因为,一旦遭遇爱情,女性就会把相爱的男性看成她的整片天空,伍尔夫曾说:“几千年来,妇女都好像用来作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议微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射成原来的两倍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妻性的形成令女性缩回了自强的脚步,禁锢了独立的精神。

不仅如此,这种禁锢,在婚后的日子里,逐

渐成为连环套,因为有了儿女,在女性的内涵上除却奴性的妻性,又添上母性。而所谓“母性”,不过是用了高贵的外衣掩饰的血肉锁链,更加紧紧地禁锢着女人的心。为了儿女,章亚若毅然接受安排,躲避桂林待产,忍受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处境,而蒋氏家族,几经掂量后,接受了一对孪生子,却无法接受孩子的母亲;因为母性,章亚若紧张奔跑,担心着孩子的安危,却不能提防,最恶毒的阴谋,最大的危险,正降临自己头上;因为母性,陈香梅的母亲,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在战争年月里独领六个女儿艰难度日,直至一寸寸耗尽自己,蜡炬成灰;因为母性,张爱玲一次次原谅了胡兰成,庇护着他——这高贵或卑微的母性。但是,也是因为母性,普通共产党员刘焕荣不仅无私地爱着自己的养女,养其成人,育其成才,而且忍受极度的苦难面前,将无边的爱洒向网络,挽救痴迷异途的青少年。她没有享受过爱情的甜蜜,无情的灾难让她从少女时就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但是,面对亟待拯救的网络迷途少年,她毅然伸出了援手,这份爱,已经超越了一般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形成的所谓母性,而真正带上些母的情怀了,有人说:女性的心中,总有一点母的根芽。这一点在刘焕荣身上找到了注脚。

少女—妻子—母亲,这便是女性的形成过程,胡辛在他的传记创作中,带着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有意无意地解析了这一过程,女人写,写女人,惟其如此,才可能更深入地进入女性心扉,描摹女性人生,直面女性命运。

### 三、小说笔法抒写诗意岁月

较早投身于传记创作和研究的胡适曾说“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即“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对于自己的传记创作,胡辛直言:“我钟情的是小说,而不是传记”,“我的3部传记,严格地说,是传记小说。如果说真正的传记作家严谨于写史,那我这个小说家却太偏

爱写人,尤其是女人”。夫子自道,坦率真诚,但是,又岂能不是传记?纪实传真:现实人物,历史背景,渊源谱系,人生经历,确凿分明,在历史和人物真实方面,胡辛亦是有着极强的传记真实理念的。

但是,岂止是传记,岂止是历史真实?在《虚构在纪实中穿行——传记作者主体性不容忽视》一文中胡辛曾说:“我对传记写作的理论可说一无所知,对中外传记名著涉猎也很少。从我写作的体验来说,我以为传记似更是一种创作。”便有了七分真实三分虚构,有了“虚构在纪实中穿行”,有了传记小说。是的,胡辛是以小说家的思维来创作传记的,于是便有了名震上海的张爱玲到小报摊上试问自己小说的销售情况后的得意心理,有烽火岁月毕尔与香梅的乱世之恋,有章亚若举家逃难途中章小姐智救京剧名旦盛叶萍的机缘巧合。有更多更多的细节,亦真亦幻,填充着传主人生,使其完整、丰满,在历史真实外丰富着艺术真实、情感真实。

也不仅是传记小说,看这通篇淋漓的诗情,写景写人,古典诗词源源不断地涌出,既合人物身份,又给原本呆板的纪实叙事增添诗意,底蕴厚实又不失活泼灵动。何况,走过岁月,一路留歌的胡辛,骨子里就向往着,追寻着“诗意地栖居”,给这些可亲可爱又可敬可叹的女传主的人生播撒诗情,亦是作者创作快意啊!否则,何以倾泻而出,绵绵不绝,行于所当行,不止于所当止呢?情难抑,诗不绝。还不只是诗歌,朦朦胧胧,或凝重深厚,或飘渺淡雅,既重意境,又重细描,那样多的景物描写,似冲淡了叙事,散漫了人生,但朝花夕拾,原本就是这点朦胧的印象。因此,一言以蔽之:小说笔法抒写诗意岁月。

总之,无意为之,却为且绚烂,而绚烂之极,骨子里,又还是女性人生的苍凉回眸,女性命运的平静剖析,胡辛的传记,是一个小说家,用散文与诗的笔法,完成的对女性意识的一次次精神之旅。